



盐城出版社

周良沛

新诗选读105首

新诗选读105首

周良沛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广东新华书店发行

三味书屋承印

(广东韶关市光孝路二号)

787×940毫米 32开本 11.25印张 185,000字

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4,000册

ISBN 7-5360-0346-3 / I · 323

定价：4.85元

序

对诗，只要不是冷漠的人，近年，看到诗坛常常很热闹的论争，即便不直接卷进唇枪舌剑，也会在意识上参与进去；可是，看到有些本来不糊涂的问题，反被说得越来越糊涂时，又会感到一切论争都是多余的。诗，也许真象闻一多先生在《诗与批评》中所说的那样：“什么是诗呢？我们谁能大胆地决定什么是诗？我们谁能大胆地说出什么是诗？”而诗，为什么定要求人学究式地对它说出什么，决定什么，才能是诗？

人生是多样的，艺术就是多样的，诗就是多样的。

诗的多样，若约束于规范化的框框，常常只能把它撕碎塞进一统的包框，诗自身也就成了一堆处理的破烂。

“愈是诗的，愈是创造的。”诗本身就是创

造的果实，其生命在于创造的律动，框框正是它的死敌。

歌德说的“只有规律能给我自由”的规律，要是放到诗的格律之外的规律来谈，那正是自由在运动中取得的均衡，是自由和谐于它驰骋的方圆，是自由在变化中的统一。若不把自由理解为放任，给人自由的规律，正是为自由之所需。

其实，作品内核越是诗的，越能以自身说明诗。在真正的诗与诗之间，正因为都是诗，互相间自然就有可比之处，然而，又往往有不可比之处，因为每个独具艺术个性的诗的世界，都是一个完整的、独立的艺术世界。这在理论上可以说得很玄乎，而读者看到的，这是艺术生命之所在，正和他们要感受和认识的世界一样真，其道理也就再也简单明了不过。

不好那么说明的事物，总还是不可知的；它自身的存在，在我们即便对它们说明不了的时候，往往也是一种说明；容不得条条框框之处，正是需要科学。

对艺术一统的办法不行，对艺术问题认识的一致也不是不可以；科学，毕竟是科学。如

果，对艺术一统的反感，是基于哲学的二元论或多元论，那么，不论对它持何种态度，大概都要承认这不是讨论艺术问题时所能包括的问题了。

诗就是诗。它是个古老话题，又是一个日说日新的话题。

诗的世界总是通过诗人的自我来表现，人们又不能不看诗人表现的是怎样的“自我”；它是客观世界的自我反映，自我反映的还应是客观世界，而不是诗人自我的唯一天地。诗不仅用想象，还可以，和应该在生活广阔的天地张开翅膀，而不是封闭在寸心之间，窒息自己。

一般的说，没有人生就没有艺术，为人生的艺术，不为艺术，也就没有艺术；人生，艺术，艺术，人生，真正的艺术，真正的诗，从来只能是创作完全自由的产物，灵感飞翔，热情和真诚的解放，任何外加(且不说强加)于它的所谓的“思想”、“政治”，由于是外加予诗的，也只能异化诗。然而，我们的时代，我们的人生，每日结的果实，也包含许多政治，诗不该委身从属政治，并不等于可以摆脱政治，不少曾经为之轰动的作品，人们感兴趣于它

的，有时是抛开艺术，恰恰是为它敏感于生活中的政治。这不一定是正常的审美心理，却是这个时代，这个社会，人们正常面对人生的心理。政治，在我们时代常常是生活中许多人、事的问题的内核，人生的诗，总不会是没有魂灵感的躯壳。当艺术从属政治没有出路，政治又往往是生活中一切出路的出路时，诗人，总不能化艺术为政治，只有写生活中的政治，只有将它浸溶在对活生生的生活之生动的感受中，将它渗透在感情中凝为形象，才是艺术。要是将政策、宣传的政治目的与艺术的目的等同起来，想从艺术形象直线获得“立竿见影”的功利时，必然陷进庸俗社会学，用以图解的“形象化”手段，还是图解，是伪艺术。诗，就得是诗。

诗和创新在艺术上应该看作同义词，没有创新就没有诗。但是，当今的文化，都是过去文化积累的成果，不“继往”无法“开来”。诗界否定传统者，不论怎么标新立异，却还是利用长期文化演变、形成的新诗体裁本身。创新，必然是在传统的基础开始；传统，有它的神性，但新诗也不可以切断根而生长。传统，不

是化石，它是历史，又是在新诗发展中仍在持续的过程，是常青的母体，在于它是可以发新枝的大树。创新，更非有人今日才悟得的、崛起诗的妙法。中外古今，真正的诗，都是诗人在其赖以生存之天地，以对它的感放、认识之新而寻到与内容和谐一致的形式、技巧才完成的。恰恰相反，如果将某种诗风、某种技法尊为“创新”的规范化的标准件，寻此“高度”而去“创新”者，无非都被坑进一个新的模式。这倒是对创新的讽刺，是对诗的残害。

诗，是长青的，相对而言，“理论是灰色的”。

多样的人生，长青的生活，长青的诗。

就诗的本性来说，还应该是一种社会现象。列宁在《哲学笔记》说的，“艺术并不要求承认艺术作品就是现实”，不是对艺术反映论的判决，而是更高的概括，是要“现实”在艺术地反映中，不是简单对生活现象拙劣的复制与奴性的模拟。有的把它等同配合任务论，则更是对它的曲解。然而，诗人笔墨即便纵横于不染凡尘的天堂地狱，不论表现了多么丰富的想象，多么奇幻的梦境，多么幽玄、隐秘的感情，也

是外界凡尘现实生活的折射和喷发。屈原的《离骚》、但丁的《神曲》，就是很好的例子。如果将诗创作只是作为与生活割裂开的“溶解内心秘密”的过程，那么，别的不论，只可能置诗于不可能真空的“真空”之中，要它不沾人间烟火，从它也就看不到人间的喜怒哀乐、酸甜苦辣，看不到人的真情之情。人们也就无法从中感受、感应什么，这样，也就失去了诗的本身。

杜翁“诗成觉有神”，“下笔如有神”之“神”，也是诗人在生活中感受到诗并把握了表现它的契机之精神状态。诗，不是一种职业技艺，冠以诗人桂冠者，并不是可以制造诗的机器，诗人，并不等于就是诗。从这个角度讲，写诗是不可为业的，诗人只是产生诗的媒介。许多被认作“诗人”者，常常就为这桂冠，为人们已确认自己是“诗人”而不能不造诗；最初成其诗人的诗，一旦成了其为之“诗人”的“责任”和“任务”，就使人写诗和活着都很累，对人，对己，对诗，都是悲剧。诗人“觉有神”才有神来之笔，才有诗的喷泉。这，也是诗不能用任何公式说明和决定它是什么的根本原因。

诗与生活的关系，中外古今，不知有过多少论争，不仅没有结束的迹象，而是越来越普遍、越激烈，有时还不可避免地卷进思想、哲学、政治的斗争。有的思想、哲学、政治的问题，是通过艺术反映出来；有的艺术问题，也被说成思想、哲学、政治问题，有的论争，此时看来可以告一段落，彼时又会重新提出，倒来倒去，反反复复，对有的人，可知的仿佛争得不可知，聪明人恍惚非要争成大傻瓜。有辩证法，就不会这样了；有实事求是，就不会这样了；有对诗的真诚，就不会这样了。……但是，有的所谓“诗有问题”不能用诗来说明时，本身就是社会不同的思潮冲突遭遇所致，又有什么必要定用诗去说明它呢？生活，是诗的种子，生活，也必然让人不论自觉不自觉，不论积极或消极，不论对社会家庭、伦理道德，或对艺术、哲学、政治，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看法与态度。倾向不同以至于对立都是自然的，没有倾向是不可能的。争论曾让一代又一代人白了头，哪天消失，也不是按人的主观意志而定。

但是，人易老，诗不老，多少年，多少

代，多少诗，汇成滔滔诗浪，源远流长，不以对它的任何说明和决定而存在，而长青。

人易老，诗不老。每个时代，总有它的诗在说明时代，也只有在这个时代才可能产生的诗；每个诗人，总是用作品在说明自己，自己也总是通过作品在说明它感觉、认识的那个时代。

人们说：诗人、作家都是在马拉松赛跑，读者，不仅看他起跑，更重要的，是看谁跑得多远。诗人者，不是都能盖棺定论的。有的人活着，作品却早死了；有的轰动一时，却昙花一现；有的被埋没、冷落，经过一段历史的冷却，才被重新发现其价值；有的人长眠了，作品在他身后却仍在跑道上不断前进；有的跑到一定的长度又退下来，有的不是越跑越疲，是越来越猛地向前冲刺，仿佛永无止境……。一同起跑的人，绝不是跑速跑程相同的人。时间对作品的筛选是很严酷的；历史，又多情，又无情。真正的诗人，会严肃于诗而不怕寂寞。一时世俗的荣辱沉浮，都会成为过时烟云。长青的，最终是诗。若诗人的不朽，在于谁敲打得热闹，那么，诗也就会在这个世界消亡，也

不会有那些为了诗，什么也不顾，自然不顾一时的荣辱，正象战士在阵地置生死于度外，为诗在人生的道路上拼搏。

闻一多先生又说过：“测度诗的，不是偏见，应该是批评。”时间、历史对作品的筛选，也是一种批评。真诚于诗的诗人，没有对诗追求的自觉，也很难有对诗的真诚，而读者认识、寻求诗的自觉性，又往往是在阅读之中苦陷在大量伪诗之中萌发的。这一过程，实际上也是一个批评过程。比之那些所谓的“权威”以一时之权，以某种需要，给予作品的褒、贬、奖、批，它才是决定作品在历史沉浮的真正权威。

这本书，除了少数当代的新作，不少是经过这种“批评”而对它们留下不同评价的作品。几十年不短，有的作品，几十年也不一定能“盖棺定论”。但随着新诗运动而行的这种“批评”，从另一个角度，又确实在对诗说明什么，决定什么。

这本书，是《新诗选读111首》的姊妹篇。前者是由于“青年诗歌爱好者，学校的教师迫切要求出版社，为普及新诗欣赏，有稍加注释

的选本出版”时，我受接了出版社的委托而编的。当时只想到在一定的篇幅内介绍一些可以介绍的新诗，注意到新诗发展中的“风格多样，异采纷呈”的历史本来面目，却没有考虑把作品放在新诗运动的大背景上来介绍。由于书的重印，给了编续篇的机会，同样，“为了普及，书的廉价”，也不能搞大工程。因此，除了就我的能力，接受读者的意见，加重注释文字的分量，在有限的篇幅内，很难把近七十年新诗运动中的各家各派的代表人物、代表作全选集在书里，何况不少有代表性的长诗、叙事诗还不在选稿的范围之内，港台作品，由过去不接触到开放而看不胜看，既不能将它们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，又不能零敲碎打地挤在当中，那样反而不利于对它的介绍，只有考虑另作选题，于是，只好大体上还保持上一个选本的样子。以后，只有希望多卷的选本来负责全面、系统地介绍新诗成就的任务。这里，只能以自己的条件、能力，对上一个选读本，作点材料的补充。有些诗人、诗作已经成为历史了，也就让它当历史在这里说明历史。还跟过去一样，入选的作品，没有特殊原因者，排刊

先后全是按写作日期为序(选一首以上的，以
第一首为准)。

也希望跟上本那样，这本书问世后，读者
同样能告诉我更多意见。即便真是谁也无法说
明诗是什么和对诗决定什么，我也固执地认
为：近七十年各式各样的作品，不是直接，也
能间接或多面地对诗说明什么，决定什么。

周良沛

一九八四、秋、香港。

3240/59

目 录

序.....	周良沛 (1)
一 念.....	胡 适 (1)
湖 上.....	胡 适 (2)
三 弦.....	沈尹默 (7)
两个扫雪的人.....	周作人(10)
饮 酒.....	周作人(11)
草里的顽童.....	俞平伯(14)
夜 月.....	俞平伯(15)
不足之感.....	朱自清(20)
匆 匆.....	朱自清(21)
妇 人.....	康白情(26)
小和尚.....	汪静之(29)
伊底眼.....	汪静之(30)
黑 夜.....	叶圣陶(34)

- 水 手 刘延陵(37)
悲 哀 刘延陵(38)
嗔 应修人(41)
思 念 徐玉诺(44)
在黑影中 徐玉诺(44)
飘泊者 潘漠华(48)
纸 船 冰 心(51)
一句话 冰 心(52)
暮 梁宗岱(56)
晚 祷 梁宗岱(56)
落 叶 何植三(60)
杂样的五拍诗 陆志韦(62)
当 铺 朱 湘(66)
采莲曲 朱 湘(66)
招 魂 饶孟侃(72)
无 题 饶孟侃(73)
苍白的钟声 穆木天(76)
“你们不用打了，我不是人啦！” 穆木天(78)
读大白的《对镜》 玄 庐(83)
雪 夜 刘梦苇(86)
流浪之岁暮 于赓虞(89)
残 烛 冯乃超(93)

- 纽约城 孙大雨 (96)
海上的声音 方玮德 (101)
风 暴 方玮德 (102)
扑灯蛾 蒲 风 (104)
火·风·雨 蒲 风 (105)
葬 歌 陈梦家 (109)
一个兵的墓铭 陈梦家 (110)
笑 林徽因 (114)
别丢掉 林徽因 (115)
爆 竹 王统照 (120)
航 辛 笛 (124)
寒山寺前默想 辛 笛 (125)
灯塔守者 王亚平 (129)
晨 星 王亚平 (129)
火 柴 徐 迟 (133)
隧道隧道隧道 徐 迟 (133)
遥远飞来了风沙 秦兆阳 (138)
无 题 秦兆阳 (140)
一个高大的背影倒了 聂绀弩 (144)
街 头 废 名 (150)
野 兽 穆 旦 (153)
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 穆 旦 (154)

- 舞 孙毓棠 (158)
我失落了些什么 孙毓棠 (159)
无 题 天 蓝 (163)
夜，守望在山岗上 天 蓝 (164)
卖 糕 陈 辉 (167)
姑 娘 陈 辉 (168)
竹 扇 方 敬 (171)
阴 天 方 敬 (172)
被开垦的处女地 鸥外鸥 (176)
食纸币而肥的人 鸥外鸥 (179)
三月的夜 方 冰 (182)
斥臭虫 野 曼 (185)
卖 梦 施蛰存 (187)
我们开会 何 达 (191)
老鞋匠 何 达 (192)
音 乐 郑 敏 (196)
晚 会 郑 敏 (196)
羊 刘嵒山 (199)
地狱的探戈舞 陈敬容 (202)
知识分子 抗约赫 (205)
最后的演出 抗约赫 (206)
今天的宣言 巍 汤 (210)